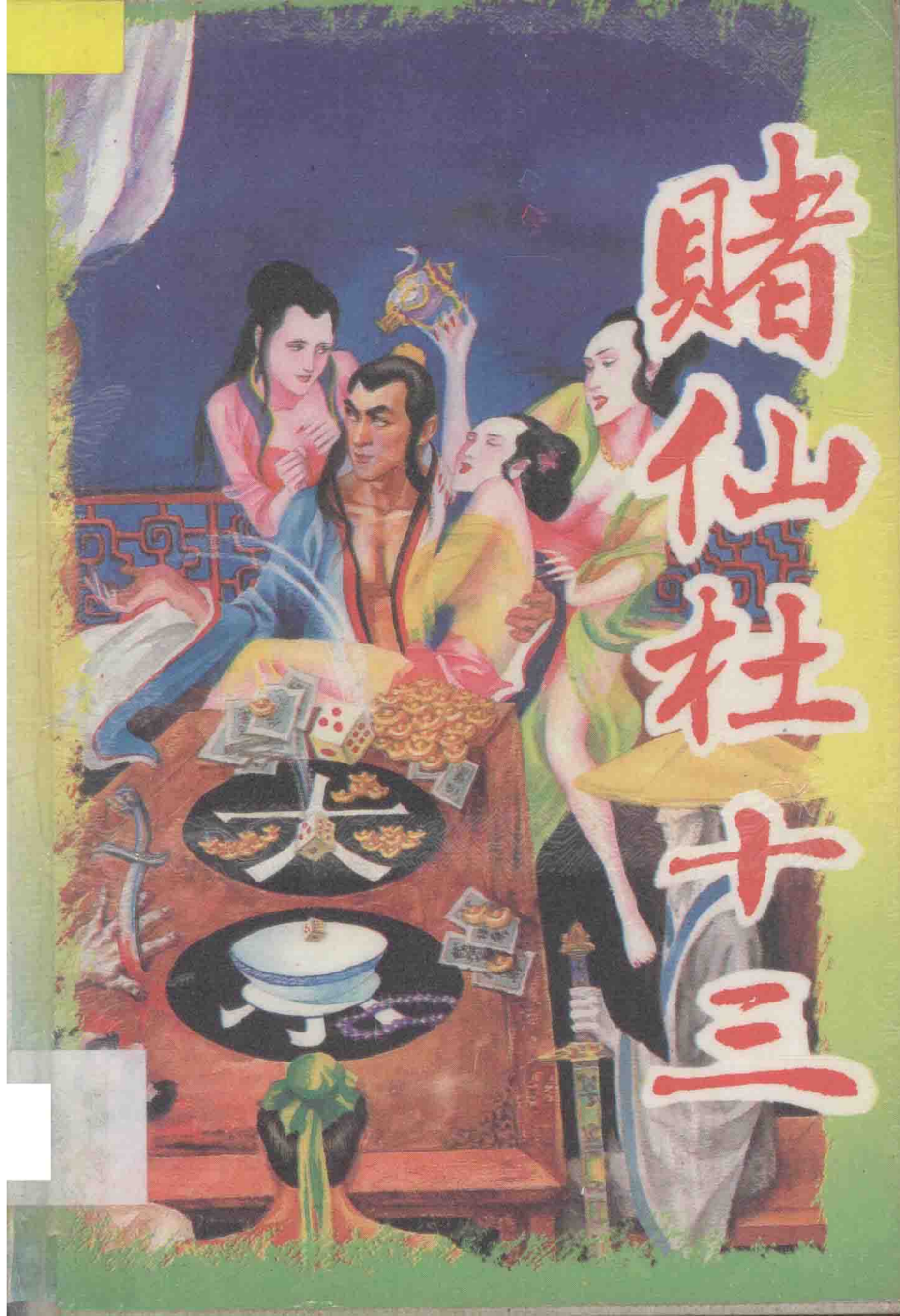


賭仙杜十三



賭山杜十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李海著

(上)



辽新登字 3 号

赌仙杜十三

DUXIANDUSHISAN

李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株 州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5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任 宁

封面设计:刘冬辉

责任校对:合 力

ISBN7-5313-1188-7/I·1065

(全三册) 定价:15.80 元

内容提要

小杜，原来只是一个不谙武功的洛阳小混混，只是由于在酒、色、赌这三样上痴迷不悟，才博得了个“拼命三郎”的雅号。

可是，定夜之间，他竟鬼使神差地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武林绝顶高手！

而且，他的新身份，居然是四个月前刚刚遭人暗算而死于非命的“要命书生”杜十三！

杜十三借体复生之后，并没有平平稳稳地度日，因为，江湖险要，很快便将他卷入了一场激烈凶险的风波之中。于是，他历尽艰险，先后与赌神较技、与武圣决战，甚至不得不与号称“银剑仙子”的淫娃花巧娘肉帛相见，大斗“内功”。

而恰在这时，江湖上一个罪恶帮派“血

手门”，正蕴酿着一个为祸武林的弥天阴谋……

要點容內

全书情节诡奇，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新派武侠佳著！

小門客怕紅友敵不个一吳只來取，林小
不重無土報三紅敵，色，西森千由吳只，點點
，是難怕“邪三命推”个一了點對卡，點
食點點是帳對其受點，同多剪家，吳下

！卡高則點林友敵一个為，更一
個前民个四吳然因，食食推怕點，且西
十林“主平命要”的命非卡吳西算部入點團
！三

點點平平百覺兵，已之去夏林點三十林
了人養出點對林邪，要劍腕上，成因，日食點
取，冬而點，吳千，中少點風的劍內是推點一
點不互甚，點太聖友已，林絲帳翻其武夫，劍
時常肉點其點其點“卡點險解”林景已不
“紅內”卡火，吳
這“邪邪惡罪个一上臨兵，相點毒敵而

目 录

一	神秘白衣人	(1)
二	一掷千金	(13)
三	郎中失手	(27)
四	黑牌杀手	(41)
五	要害书生	(55)
六	黑鹰帮	(68)
七	席间白刃	(82)
八	借尸还魂	(97)
九	三眼毒狼	(110)
一〇	赌鬼? 鬼赌?	(126)
一一	荒石岛	(144)
一二	快剑苦肉	(157)
一三	心寒铁旗令	(173)
一四	九天魔君闹中原	(187)
一五	赌仙斗赌神	(201)
一六	冷魂恶煞	(217)

一七	妙人儿曼舞春风	(237)
一八	瞎眼霸王	(247)
一九	胖瘦双绝	(263)
二〇	血斧幽灵刀	(276)
二一	狭路相逢	(291)
二二	风月大战	(306)
二三	屠夫少女	(319)
二四	王者七绝	(334)
二五	南海幽灵	(348)
二六	杀手集	(362)
二七	粉面杀手巫大娘	(378)
二八	紫电一击	(391)
二九	幻影洞	(406)
三〇	阎王怕	(423)
三一	一滴断魂	(436)
三二	有情人还无情剑	(454)
三三	杀星冷魂剑	(470)
三四	恶虎回头	(483)
三五	范一刀	(492)
三六	昆仑怪叟	(500)

三七	蝕骨魔掌	(515)
三八	有眼不識泰山	(529)
三九	无影杀手	(546)
四〇	坟场惊变	(562)
四一	雷霆刀胜霹雳刀	(575)
四二	血战天环堡	(589)
四三	精灵七杀	(604)
四四	九转大还丹	(620)
四五	跨海赴魔宫	(635)
四六	吃人魔君	(649)
四七	谁入地狱	(664)
四八	名侠原来是内奸	(678)
四九	粉墙之祸	(693)
五〇	一剑定乾坤	(708)

一 神秘白衣人

赌，足以令人紧张，令人感觉刺激。

所以，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好赌的，上自王公大臣，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十有八九都好赌，而且乐此不疲。

一般人好赌，江湖人更好赌，他们不但赌钱，并且还赌命。

洛阳西街头的一条巷子口，靠墙放着两张小木桌子、两张长板凳、四张圆凳子，这就是吴老爹的小面摊儿。

吴老爹的年纪其实并不算老，今年才五十出头，但附近的人都叫他吴老爹。

吴老爹在这条巷子口摆面摊儿已经有七八年了，除了卖面之外，也卖酒、卖花生豆腐干、鸭头、鸭翅等卤菜。

因为吴老爹的人缘很不错，所以他的生意也就特别好。

也所以他的面摊儿虽小，赚的只是蝇头小利，但一个晚上的营利所得，足够他过个三五天生活的。

吴老爹生平别无所好，对酒的兴趣不浓，只偶尔喝两杯，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赌。

因此，到今天已是五十出头了，还是光棍儿一条。

夜，二更刚过。

吴老爹已在收拾碗筷准备收摊打烊，打算到吉祥赌坊里去，赌几把过过瘾。

但他碗筷刚收拾得一半，有客人来了。

那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汉子，垂头丧气地走到面摊儿旁，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

“老爹，等会儿再收摊子吧！我想喝酒，给我来半斤酒，鸭头、鸭翅膀、花生米，每样来一点。”青年汉子无精打采地说。

虽然吴老爹的规矩，向来是二更一过就收摊子不做生意，但这青年汉子不同，是他的老顾客兼赌友小杜。

小杜是洛阳本地人，今年二十七岁，打从小杜十来岁的时候起，吴老爹就认识他，可以说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一见小杜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吴老爹心中已明白是怎么回事。

放下手上收拾的东西，吴老爹皱皱眉头，一面切着鸭头、鸭翅膀，一面说道：“你小子可真会找我老头子的麻烦，时常在快收摊子的时候才来喝酒。”

“唉！”小杜叹了口气，道：“谁叫你老爹认识我这个时运又衰又坏，手又不争气的朋友呢！”

吴老爹把一碟子鸭头、鸭翅膀、卤花生米、一壶酒和一只酒杯拿到小木桌子上，道：“怎么，又输干了？”

小杜拿起酒壶，倒满一杯，一仰脖子喝干，深吁了口气，道：“他妈的，我就不信邪，我小杜手气老是那么坏，那么倒楣。”

吴老爹笑了道：“小子，听我老头子的经验秘诀包准没有错，手风顺的时候赢个十两八两的就拿腿，手气不好的时候，输个三五两也走人，别妄想翻本，想翻本明几个再去，否则，你一定愈翻愈深，连裤子都没得穿。”

话锋一转，望着小杜问道：“今晚上输了多少？”

小杜没说话，朝吴老爹伸出了一支手。

“五两？”

小杜摇摇头。

“五十两？”

小杜又摇头：“还要多。”

吴老爹忽然瞪大眼睛，道：“难道是五百两？”

“一点不错。”小杜点点头又倒满一杯酒，一口喝干。

“你小子哪来那么多钱？一个晚上就输掉五百两。”吴老爹的双眼瞪得老大老大。

小杜道：“昨晚上我做了一票。”

“是现银？”

“不，都是五十两一张的银票。”

“谁家的？”

“何剥皮。”小杜压低声音说。

吴老爹忽然笑了，道：“那老小子平白无故一下子丢了五百两，一定心疼死了。”

小杜得意地一笑道：“这可以想像得到，那老小子平常视财如命，一毛不拔，专门压榨穷苦百姓，缺德带冒烟，他的钱财都是玩儿阴使诈剥削来的不义之财，老爹，你说该不该弄他的？”

“该是应该。”吴老爹点点头笑着道：“小子，这就难怪你一个晚上就输光了，这种钱怎么能拿去赌场里赌，岂不是包输不赢……”

语声一顿，笑了笑又道：“财去人安乐，好了，小子，你慢慢的喝吧！我要收拾东西了，收拾好，你也差不多喝好了，你回去睡觉，我去吉祥找点儿吉祥去。”

说罢，回身走去继续收拾东西。

小杜没有再多说话，默默地喝酒。

没多大会儿工夫，一壶酒已喝下了一大半。

突然，一阵轻风飒然，小杜的身旁出现了个白衣人，缓说道：“小杜，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我来陪你吧。”

小杜一怔抬眼，身旁站着一个三十来多的白衣人，相貌长得很不错，只是脸孔显得有点儿苍白。

这白衣人来得既突然，而且无声无息，好像是从地底下冒上来的。

小杜一怔之后问道：“你是谁？”

白衣人淡淡地道：“来陪你喝酒的朋友。”

小杜眉头一皱，道：“我并不认识你。”

“现在不是已经认识了吗？”白衣人微微一笑，在小木桌横头的一张圆凳子上坐下，并且伸手拿起小杜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干。

小杜默默地望着白衣人，没有说话。

白衣人放下酒杯，拿起酒壶倒满，将酒杯推到小杜的面前，望着小杜一笑，道：“现在该你了。”

小杜没有伸手去拿杯子喝酒，目光盯注着白衣人，道：“你究竟是谁？”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是来陪你喝酒的朋友。”

“你真是来陪我喝酒的？”

“难道你认为不是？”

“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白衣人点头一笑道：“你是洛阳城内喝起酒来拼命，赌起钱来拼命，泡起妞来拼命，鼎鼎大名的‘拼命三郎’小杜，没错吧？”

“没错。”小杜点头道：“看来你对我知道的倒是不少。”

“这是当然。”白衣人笑笑道：“我要是连你拼命三郎都不知道，也就甭在洛阳城里混了。”

小杜双目微微一睁，脸露诧异地道：“你也是洛阳城里混的？凡是在本地混的人，我小杜敢说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白衣人淡淡地道：“那是因为我很少公开露面，只是暗混。”

小杜目光一亮，道：“是混这个？还是走黑路？”

说着，右手伸到左腋下抓了抓，那意思是“扒手”，“走黑路”的意思是“偷”。

白衣人笑了笑没说话，既没有点头承认，也没有摇头否认。

小杜忽然笑笑道：“我们既然是同道，看来你突然找上我拼命三郎，绝不是真的要陪我喝酒的。”

白衣人道：“你猜呢？”

小杜眨眨眼睛道：“可是有什么大生意你一个人吃不下，想找我合伙？”

白衣人摇头道：“你猜错了。”

“我猜错了？”小杜目光盯注地道：“明人眼里不说假话，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白衣人淡淡地道：“我是来帮你的。”

“帮忙我？”小杜一怔，道：“你要帮我什么？”

“赌。”

“赌？”小杜不解地望着白衣人。

“刚才你不是在吉祥賭坊里輸了五百兩嗎？”

小杜點點頭沒有說話，雙目怔怔地瞧着白衣人。

白衣人又道：“我要幫你翻本贏回來。”

小杜道：“你要幫我贏回來？”

“嗯！”白衣人點點頭。

“你有把握？”

“絕對有。”

小杜雙眼盯注着白衣人，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謝謝你的好意。”

白衣人一怔，道：“你不願意？”

小杜搖搖頭，道：“不是不願意。”

白衣人目光凝注道：“那是為什麼？”

小杜聳肩，苦笑地道：“你雖然有絕對的把握，但是目前我身上却一文不名，連個賭本兒都沒有，又如何翻本？”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這你不用擔心，我有。”

“你有？”小杜目光一亮，道：“你願意借給我翻本？”

白衣人道：“要不然我就不會来找你了。”

小杜眨眨眼睛道：“你帶了多少來？”

“三千兩。”

“那麼多，萬一輸了怎麼辦？”

“我说过絕對有把握，當然不會輸。”

“我是說萬一，萬一輸了，我可還不起。”

“絕不會有萬一的，真要有那萬一，也絕不要你還一分錢。”

小杜忽然笑了，道：“看来你是个有心人了。”

“我当然是有心人。”白衣人淡然一笑，道：“我不但要帮你赢回今晚上输掉的五百两，而且还……”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说道：“你仔细想想看，这十年来，在吉祥赌坊里，先后一共输了多少？”

“干什么？”小杜翻翻眼睛笑着说道：“难不成你想帮我全赢回来？”

白衣人点点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

“你正是这个意思？”小杜瞪大着眼睛道：“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白衣人说话时一脸正经的表情。

小杜瞧着白衣人默然想了想，道：“大概总有个六七万两吧！”

“那好。”白衣人一本正经地道：“咱们就加它两倍的利息赢回来。”

“加它两倍的利息，那不是二十万两吗？”小杜瞪大着眼睛说。

“正是二十万两，你嫌多？”白衣人淡淡地道。

“不是，小杜摇头笑着道：“银子当然是越多越好，天下也绝没有人会嫌银子多的，只是……”

白衣人含笑道：“你不相信我能帮你赢回二十万两？”

小杜道：“说实在话，只要能帮我赢回个一二万两银子，我就很满足了。”

“你也未免太容易满足了。”白衣人淡然一笑道：“一二万两银子算什么，在我眼里，二十万两只不过是个小数目。”

这时，吴老爹已收拾好了面摊上的东西，走过来站在旁边，一听白衣人这话，不由叫了起来，道：“我的天，二十万两银子还只是个小数目，小兄弟，你的口气未免也太得离谱，太吓人了！”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老爹，你想不想在洛阳城里开一间酒楼？”

吴老爹双眼一睁，道：“怎么？你也想帮我老头子赢二十万两？”

白衣人笑笑道：“开一间酒楼，二十万两不嫌太多了吗？”

吴老爹神情怔了怔，道：“小兄弟，我是说笑的，你可别介意。”

“我知道你是说笑的。”白衣人道：“老爹，说真格的，开一间像样的大酒楼，五千两够不够？”

吴老爹摇头道：“用不了那么多，有个三二千两就足够了。”

双目倏然一凝，道：“你真想帮我老头子开一间大酒楼？”

白衣人点头正容道：“我帮你赢三万两。”

“真的？”吴老爹有点不信瞧着白衣人。

白衣人淡然一笑道：“真不真，待会儿到了吉祥赌坊里，